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 
第四十五回 寓京城尋訪□三旦 張豔幟巧遇伍大人

卻說區德雷這個人，純是一派官場習氣，因自己善於鑽謀獻媚，也喜歡別人獻媚於他。從前在廣東的時節，與伍大人相敘一處，所以見了寶玉，並不裝腔做勢，扮演作官的體統，如今獨自在此，落得向妓女跟前擺擺架子，要寶玉等先來叫應，趨奉我是個大老官，刻見阿金、阿珠走至臨近，明知是寶玉差來的，卻故意眼睛看了別處，手捋鬚髯，等候他們的招呼。阿金、阿珠睹此神情，心中委實有了氣，無如奉著主人之命，只得忍耐上前，同叫了一聲「區老爺」。德雷方才回轉頭來，猶假作不認識，對他們上下打量了一回，開言道：「你們兩個是那裏來的？」阿珠嘴快，先答道：「阿呀，區老爺，真真貴人多忘事，阿是倪才勿認得格哉？倪就是胡寶玉先生身邊格人，我叫阿珠，俚末叫阿金，倪說仔出來，諒必區老爺終想得著格勒？」德雷道：「嚇，原來是你們。怎麼到這裡來？真是奇了，我想你家先生在上海何等快樂，還要出什麼門，尋什麼苦吃呢？」阿珠聽他話中有骨，只做不知，但說道：「倪先生皆為有點事體，格落到京裡去一逮，也叫無設法。勿殼張今朝勒火車浪會碰著區老爺格，區老爺一向好？倪先生常常牽記煞呀，故歇看見仔，心裡快活得嘸哪哼，馬上要過來叫應，亦恐怕老爺為仔前頭事體見氣，明白內當中格情節，所以先叫倪過來，招陪一聲，軋實倪曉得老爺格脾氣，真真量大福大，決勿搭倪先生計較格，不過是倪先生規矩罷哉。」

德雷不等阿金說完，搶聲問道：「你說內中情節呢，我果然不明白，你且講與我聽，以後我見了伍大人，也好代你們申說呢。」阿珠聽了，只得趁著自己口舌靈便，心思敏捷，頓時捏成幾句假話，說：「彼時伍大人搭老爺去仔，勿到五六日天，倪先生得著上海一個電報，是先生格阿媽病重，急得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，格落等勿及老爺篤轉格哉，連忙回到上海格呀。」這幾句話，因德雷在廣東，不知寶玉的底細，所以不妨捏造的。得德雷甚是相信，且聽阿金等嬌聲軟語，心中早已迷了一半，然口中卻說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巧事？我終有些兒不信呢！」阿金、阿珠一同答道：「區老爺勿相信倪格閒話，倪去拉先生過來，自家當面問問俚看。」說著，趁勢回到寶玉這邊。因此刻與德雷所說的假話，有意聲音高些，料寶玉必然聽得，無須附耳叮囑的了，故兩人只對寶玉做了一個手勢，便攙了寶玉的手，來至德雷面前。寶玉先放口叫應，即在對面坐下，接連招陪了幾句，與阿金所說的大略相同。

此時德雷早把官樣收去，又聽寶玉細語溫柔，慇懃獻媚，便不將前事重提，單單問道：「你可曉得伍大人也在京中嗎？」寶玉順勢答道：「奴為仔俚勒京裡，格落放膽大來格，不過俚格住處末勿曉得，區老爺終曉得格？」德雷道：「他現在升了京堂，雖然不住在衙署，我們到了京，一問就知道的。」寶玉點點頭，也問道：「故歇區老爺進京，阿有啥貴幹介？」德雷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從前捐的是候選知府，不想得什麼缺，此刻我又加捐了候補道，進京引見，卻想謀幹一個美缺，花費幾萬銀子，托伍大人從中介紹的。不意在此遇見了你，真是巧得很，但不知你到了京，是住客棧呢？還是租寓？你可曾定見嗎？」寶玉道：「眼下奴還定，大約先住客棧，登格幾日，難末舒舒齊齊，再尋一個寓。橫勢奴勿就回上海勒呀。」德雷道：「你搬定了所在，必須關照一聲我，我好來看你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是自然，多謝區老爺肯照應倪，真真巴也勿能，倪阿有啥勿撥信勒老爺格？區老爺，格公館打勒啥場化介？勿然倪勿曉得，哪哼差人來關照呢？」德雷未及回答，阿珠忽插嘴道：「大先生叫差哉，俚故歇加捐仔啥格候補道，要叫俚大人格哉，哪哼還是叫老爺勒介？」寶玉微微笑道：「劃一劃一，蠻對蠻對，奴講閒話講昏勒裡哉，格末區大人哇，公館阿曾預先定格來叻？」德雷也笑道：「你們叫我老爺也好，有什麼要緊呢？至於我的公館，不須預定的，因為我們廣東人有會館在京裡，就可以住在那邊，你們來尋我，豈不是順便嗎？」

四人你問我答，正當高興的時候，忽聞汽笛長鳴，嗚嗚不斷。旁邊德雷的跟班稟道：「回稟大人，火車已抵京師車站了。」德雷道：「怎麼這樣的快？待我瞧瞧看，是也不是？」說著，將頭探出窗外一望，即縮身向寶玉道：「果然到了，我同你過幾天再會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伍大人格搭，阿要幾時去拜望介？」德雷道：「我遲至大後日，一定要去拜望他的，總之我等你送了信，然後同他來看你便了。」寶玉唯唯，剛正立起身來，不妨火車將停，略略前後撞了一撞，那裡立得定腳，一交栽倒，卻巧跌在德雷懷中，幸虧德雷雙手抱住，安慰道：「站穩了，不要慌。」寶玉口中嗚嗚連聲，吁吁嬌喘道：「格部接管火車，停格辰光，勿殼張俚實梗一來格，害奴心裡跳得勒。」德雷笑道：「你們沒坐慣火車，怪不得這個樣兒，你看阿金，若不是阿珠拖住，這一交更不輕呢！」阿金道：「倒勿是，實頭險格，倪下埭終要留神點格哉。大先生，倪一淘下車罷。阿珠姐，攙仔大先生勒走，比仔我穩點篤，我故歇還覺著腳浮勒裡來。」於是德雷帶著兩個跟班，在前先走，阿珠攙扶了寶玉，阿金提了一隻煙袋，在後跟隨，一齊下落火車。早見坐二等的兩個相幫走了過來，向寶玉取了行李票，到行李車邊對了號碼，把箱籠物件逐一點過，然後僱定了三輛驟車，請寶玉等三人坐了一輛，其餘裝滿行李，兩個相幫也坐在上面。那邊德雷亦然如此，無須細敘。

單表寶玉與德雷分手作別，各自上車，一路並無耽擱。惟寶玉問了驢夫幾句，說京中客棧何處最大最佳，驢夫本與客棧通氣，便說：「東單牌樓連升棧最好，是仿你們南邊樣兒的，可就到那邊去嗎？」寶玉點頭道：「就是格搭末哉，橫勢倪至多住一禮拜，馬上要搬場格。」驢夫聽了蘇白，一毫不懂，睜大了兩隻眼睛，口中噙哩咕羅的說道：「你們講的什麼話，請再吩咐清楚，究竟那邊去不去呢？」寶玉雖然聽得出，卻不會操京話，起初說得慢些，他們還能詳解，既而純用吳中土白，莫怪他一些不懂，虧得阿珠來過一次，有幾句藍青官話，代著寶玉吩咐道：「你們休要羅囉嗦嗦，張大了驢耳，一點都聽不出，真真好笑得狠。此刻我家奶奶准聽你們的話，一逕向連升棧去就是了。」驢夫方才明白，諾諾連聲，即忙趕著車兒，加上幾鞭，轉瞬間進了外城。寶玉沿途觀看，果然京城裡面氣象不同，街道寬闊，市肆殷繁，正不愧帝王建都之地。有詩為證：

斜跨金龍同玉棟，高瞻鳳闕並龍樓。

京華洵是繁華地，氣象巍峨迥不侔。

寶玉坐在車中，與阿金、阿珠談談說說，指點都城景致，不知不覺，早到了東單牌樓。是處更為熱鬧，店舖林立，招牌密密。寶玉見「連升棧」三字就在前面，便向阿珠說道：「剛剛驢夫說格客棧，阿就是格搭介？」阿珠點點頭，連說「蠻對蠻對」。正當說著，車子已至棧門跟前歇下，早有茶房過來招接，寶玉等三人下車，茶房上前問了貴姓，引領三人走入裡邊，揀定了一間潔淨上房，方將行李發了進來。這都是書中浮文，略載幾句，就算交代過了。相幫等自有睡處，不必細敘。

單說寶玉性子甚急，一心早與□三旦相會，以了相思之債，故當晚便囑咐阿珠，叫他去問茶房，此間有多少戲園？可有□三旦這個角色？現下在何處做戲？須要問得詳細，前來回話。阿珠答應自去，少停進房回覆道：「我去問格茶房，俚說間搭戲館勿少，要打聽□三旦做格一芥末，叫啥格同樂戲園。□三旦格名字著實紅得極格，時常到內廷去做戲，還有王公大老篤叫俚去，格落戲館裡向，一個月不過□日八日，勒浪臺浪串，倪故歇要去尋俚，恐怕論勿定日腳格。」寶玉道：「怪勿道俚勿回上海來，實梗紅法勒海。阿曾問俚住勒啥場化介？」阿珠道：「我也問格，俚回頭我勿曉得，我就進來哉，勿然，倪打聽著仔住處，我搭金姐到俚屋裡，格是蠻容易捉牢格。」寶玉道：「啥能格懂，想勿出念頭格佬！俚勿勒浪做戲末，倒有點難尋格，既經勒同樂登臺，倪只要問戲館裡就曉得哉，況且一個月有幾日上臺，即使難為情問別人，倪好日日去看戲，終有一日碰著俚格面，等俚卸仔妝下來，難末唔篤過去邀俚，說奴住勒啥場化，專為仔俚勒進京格，俚聽見仔末，自然到奴寓來碰頭哉。」阿珠與阿金聽了，均說：「蠻好，倪明朝就去看戲，橫勢噲啥事體勒裡做，落得去白白相相，散散心，作興碰巧，齊頭俚勒浪做戲，也未可知格。」三人計議已定，夜膳後各早安睡，究竟路途辛苦，彼此倒頭便著。一宵晚景休提。

到了來日清晨，寶玉起身梳洗，格外打扮得齊齊整整，袅袅婷婷，彷彿二□開外的人，雖無絕世丰姿，較前又且略遜，然工於修飾，尚算不得徐娘半老。因今天出外，一來找訪□三旦是他本身的正務，二來借此招搖過市，賣弄時髦，欲使京城中公子王孫、富商貴客，人人知道他的名譽，是上海第一等美妓，即或舊好未逢，亦可新盟重訂，既無虞資財之缺乏，且能卜囊橐之充盈，一舉

兩得，無過於此。故前人有七律一首，以志寶玉在京所作之事。其詩曰：

鸞飄鳳泊覓鴛鴦，雌雄飛來牡欲求。  
不作羝羊藩自觸，竟同狡兔窟先謀。  
鵲鳥暫喜雙星渡，猿馬難將兩意收。  
恨煞子規聲夜送，伯勞飛燕各歸休。  
是詩寓意，諒看官們定能剖解，無煩在下分說的了。

且表當時寶玉梳妝已畢，換好衣裙，又等阿金、阿珠紮扮停當，方命茶房叫了一乘彩藍呢紅攔腳的中轎、兩乘元色布小轎來，早已是日將晌午，寶玉遂即同著阿金、阿珠上轎前往，交代了轎夫去處，一逕向同樂戲園而來，惹得街市上的人，一個個交頭接耳，議論紛紛，為因寶玉頭上的插戴、身上的穿著，件件是上海新式，光華奪目，彩色動人，與北京婦女裝束判若天淵，所以萬目攢視，都向著轎中指點，甚至有幾個看出了神，口中不住的高聲喝采。這班大半是風流浪子，以及下流社會之輩，致有此窮凶極惡的形狀，好像吃得著、看得飽的，隨來隨去的睜瞧。至於上等的富商貴介，與那有品行、有年紀的人，始而迎面看了，或猜是宦家姬妾，或疑是富室嬌妻，惟內中閱歷深的，到過南邊幾次，卻知是時髦的紅信人。既而大眾留心，見了轎背後插著大紅名片，刻著胡寶玉三字，足有碗口大小，儼然是一位翰林公，無不掩口胡蘆，方曉得他是南部煙花中人物，非北地胭脂可比，故有此絕頂奢華之景狀。若下等的凡夫俗子，還道他是翰林的夫人，你想好笑不好笑嗎？寶玉有此一番做作，果然哄動了京師，現下暫且慢表。

但說寶玉等的轎子在人叢中挨擠擠，好容易出了大街，穿過了兩條衚衕，略略清靜了些。及至將近戲園，又是一番擁擠，方才到了同樂門前。三乘轎子歇下，阿珠過來攙扶寶玉，同阿金相將而入，案目引領至包廂中坐下。其時剛正開臺，臺下各看客一見寶玉這副打扮，俱向上引領而望，連戲都不看了，只在那裡談論。寶玉一任他們觀看，大有旁若無人之概，閱過戲單，果然今天沒有□三旦的戲，心中究不甚快，所以勉強看了四五出，雖覺戲中音律遠勝春申，然行頭平常，殊難動目，況□三旦又不上臺，我何必多坐在此？不如早些回去，明日再來探訪罷。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。約摸看到三下多鐘，便與阿金等退齣戲園，上轎而返。依舊一路挨肩擦背。行至半途，寶玉見迎面來了一乘大轎，轎前一頂單頭紅傘，有□幾個跟隨護從人等，知是一位大官府，自己的轎子連忙避在一邊，讓他們官轎過去。那官轎抬至臨近，寶玉定眼細看，原來轎中坐的那位大人，就是從前在廣東認識的。正是：

竊幸街頭逢舊識，好從輦下播香名。  
要知是那一位大人，下回即行奉告。